

雪泥鸿爪

心灵小品

记我的四次搬家

梁枫

1958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俩向各自单位的领导提出结婚申请。领导批准后,就开始给我们准备新房了。

因我们俩在一个系统工作,我任教的太原15中有家属宿舍,婚房就由15中解决。那时的15中家属宿舍是一排一排的小平房,给我们的是3排2号。小房约13平方米,一门一窗,没厨房没厕所。学校还为我们配备了一张双人床和一桌两椅,满满当当的,睡觉和学习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是我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的属于自己的住房,心里别提多高兴、多满足、多幸福了!结婚时父母给缝了新被褥、新枕头,买了新脸盆、新茶缸,三面墙上贴满同志们送的虎皮画纸写的各种字幅贺联。我俩又张罗买来粉红皱纹纸贴在玻璃上当窗帘,灯泡也用红纸罩着,桌上还摆了高脚玻璃瓶,插上一束塑料红玫瑰……再一看,小屋顿时溢满了红彤彤、暖洋洋的喜庆和甜蜜。

那时,我们深深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之时,我们就有了住房,这是党和人民艰苦奋斗换来的成果,非常知恩、感恩。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太原城市扩建,拆迁改造旧房。原住活牛市的公婆成了拆迁户,搬进我爱人老许的市政府宿舍区——桃园二巷东六楼的二层筒子楼(现在的秀水购物广场)。新房比15中宿舍“洋气”多了:水泥地,里外间,还有小厨房。这时,我刚生下小女儿,需人照顾,就搬到二巷和公婆一起住。我们住里间,公婆住外间,小厨房舍不得用来做饭,支一张床,成了正上师范的小姑子的闺房。我们捡来些半砖头、废木料,在门口搭了个小厨房,街上有自来水管,可以自己起火做饭了,再不用像在小平房时,吃饭到食堂,喝水从单位水房打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们就自己动手打了土沙发、小茶几、立柜和书柜。把房间用柜子隔开,窗前摆上沙发茶几,墙上贴同事赵望进用图画纸写的“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的条幅,半个外间就成了我们的客厅兼书房,竟有了不少文化气息。那时我已调到太原报社工作,老许去了市委。晚上,我们可以各自坐在书房一角,我写稿,他看书,互不干扰。此时,备感天宽地阔,安静舒适。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邻里之间那份亲如一家的温馨。我们这座筒子楼上下两层共住18户,共用一个厕所,一个自来水管,早晚排队打水、入厕,都是拉家常的好时间。各家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平添了几分亲近和关怀。谁家吃什么饭、炒什么菜,坐在家里便闻出味道。吃饭时,人们都会端着碗盘,聚到院里那棵大柳树下,你给我点辣椒,我夹你些酸菜,就像在一个桌上吃饭的大家庭。

我和老许工作较忙,常常不能按时下班,邻居大娘就会给我们捅开火坐上锅,有时看见发好的玉米面,还要给我们把发糕蒸好。最难忘的是1978年,女儿考上大学,成了全院的大喜事,这家送钢笔,那家送笔记本,吉姆帮助拆洗被褥,高姨赶织新毛衣。去上学的那天,全院老老少少都出来相送,鼓励的话飘满街头巷尾。

1984年,女儿出嫁又成了全院的盛事。邻居小郭请来两位晋阳饭店的退休老厨师,在院里支起锅灶,我们买好食材,烹、炸、炒、煮全包。楼下的九户邻居家家摆上借来的圆桌、板凳,成了临时“宴会餐厅”,我们请来的亲朋就分坐在各家“餐厅”,户主们既是座上客,又是服务员,酒宴办得红火热闹。路过的行人只看见东六楼在办喜事,却弄不清是谁家在办婚礼。

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发展,人们的住房也进一步改善。我们第三次搬家到了早西关市政府机关宿舍小区。小区是一排排的五层楼,我们住11号楼2层的一处三居室。室内有厨房、卫生间、煤气、自来水。后来,家里还安上了电话,感觉已过了听说过的共产主义生活:“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和人民生活的新月异,我们再一次搬家了。

1994年,我们又搬回桃园二巷,当然已不再是上世纪70年代的筒子楼,而是一座座连体的小二楼了。两厅、双卫、书房;空调、暖气、热水器。我们又购置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电。

尤其欣喜的是,楼前还有几平方米的一块小空地。我们见缝插针栽上了苹果树、枣树、山楂树,还找来几苗葡萄种上,在院中央搭起葡萄架,老许认真地浇水施肥,细心打理,几年下来,山楂红了,枣儿脆了,苹果熟了,葡萄架上也结了几串绿绿的小葡萄。金秋时节,来三五小友,葡萄架下放几只小凳,随手摘几颗鲜果,边品尝边说古道今,谈诗论戏,有时也摆龙门八卦。那份乐呵,那份惬意,那种幸福和满足,更让人有了深刻感受:家是国的细胞。从我家的这四次搬家,亦看到了国家的步步兴旺。



夏荷 潘泉 摄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延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于7月23日举办,奥运会开幕之时,会奏起那首优美庄严的奥运会会歌——一首演奏和歌唱了100多年的奥林匹克圣歌。

那是1896年4月6日,现代第一届奥运会开幕式上,有首向大会献上的赞颂奥林匹克精神的力作——《奥林匹克圣歌》。歌词来自希腊诗人帕拉马斯的诗,曲调由音乐家萨马拉斯创作。歌中唱道:古代不朽之神,美丽、伟大而正直的圣洁之父。祈求降临尘世以彰显自己,让受人瞩目的英雄,在这大地苍穹之中,作为你荣耀的见证。请照亮跑道、角力与投掷项目,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竞赛,把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颁赠给优胜者,塑造出钢铁般的躯干。溪谷、山岳、海洋与你相映生辉,犹如以色列斑斓的岩石建成的神殿。这巨大的神殿,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膜拜,啊!永远不朽的古代之神。

悠扬的乐曲、悦耳的歌声,把人们带入缅怀古代奥运会的辉煌和憧憬现代奥运会的美好境界之中。由于精彩的演出达到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在场观众无不为之感

朝花夕拾

话说奥运会会歌

梁文俊

动,以致这首圣歌又重复演奏了一次。虽然圣歌也给在场的国际奥委会官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并未将它确定为奥运会会歌。

此后的历届奥运会则由东道主确定会歌,如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使用的会歌是由德国施特劳斯作曲、鲁邦作词的《奥林匹克颂歌》;1948年第14届伦敦奥运会上,则用了英国奎尔特作曲、基普林作词的《不为自己而为主》。

上世纪50年代后,随着奥运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普遍希望能确定一首永久性的奥林匹克会歌。于是,国际奥委会便于1954年在全球进行征集。可是,来自40个国家的392份应征作品中,无论从音乐的雄浑有力中浸透着优美动听来说,还是从歌词的庄严崇高中抒发衷心赞美来看,所征集到的作品,均

无法超越那百年前的奥运圣歌曲。1958年,在东京举行的第55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国际奥委会最终批准了丹麦王子阿克塞尔的建议,将第一届奥运会上所用的萨马拉斯作曲、帕拉马斯作词的《奥林匹克圣歌》定为永久性奥林匹克会歌。

不过,近几届奥运会,又出现了新尝试,奥运会开幕式上,除了国际奥委会确定的会歌外,每届都有著名歌星演唱不是会歌的会歌,如:1988年汉城奥运会主题曲《手拉手》、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主题曲《巴塞罗那》、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主题曲《登峰造极》、2000年悉尼奥运会主题曲《圣火》、2004年雅典奥运会主题曲《奥林匹克之梦》、2008年北京奥运会主题曲《我和你》……

灯下读史

盛夏成语

张天野

盛夏来临,中国人用一个盛字就点出了这个季节的酷热,古人还发明了许多形容盛夏的成语。

骄阳如火。这是一个很常用的成语,也做骄阳似火。古人以五行与四季相配,夏天恰与火配合,再加一个骄字,夏天那炎热的景象立马就浮现在眼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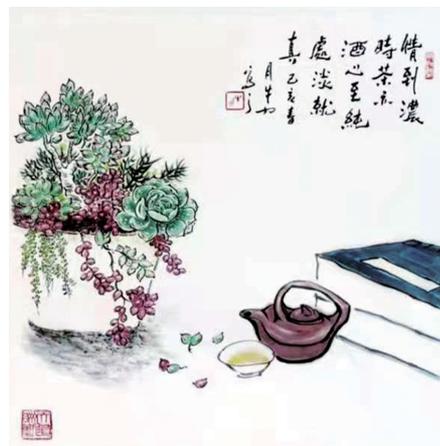
赫赫炎炎。古人大概觉得一个火字难以描摹夏天,就以炎炎二字四把火来坐镇。含炎炎的盛夏成语不少,像夏日炎炎、赤日炎炎、烈日炎炎等。赫赫炎炎出自《诗经·大雅·云汉》里的“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这个成语可形容酷热,也可形容形势炽盛,两个叠词相加自然威力不一般。

火伞高张。此成语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贡献的,他在《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诗里说:“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后人从中提炼出火伞高张四字,比喻夏天烈日当空,非常炎热。

吴牛喘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成语,说的是江淮地区天气多炎暑,水牛怕热,见到月亮以为是太阳,故卧地望月而喘。成语比喻因疑心而害怕,也比喻人遇事过分惧怕,而失去了判断的能力,也形容天气酷热。

流金铄石。《楚辞·招魂》中云:“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高温把金石都熔化了,这是何等之炎热啊。

浮瓜沉李。魏文帝曹丕在《与朝歌令吴质书》文里写道:“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是说天热把瓜果用冷水浸后食用,后人以浮瓜沉李借指消暑乐事,亦用以泛指消暑果品。



牛力画

趣谈茶联

阎泽川

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一席,古人将其列入“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茶联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古往今来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佳联妙对。

福建武夷山风景区有一茶联:“必曲夷山采雀舌,一溪活水煮龙图。”游者饱览了武夷山的奇峰秀水,歇足品茶赏联,自然更加流连忘返。

广州著名茶楼“陶陶居”有一茶联:“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存,分寸无遗。”联中借用四个典故,旨在劝诫世人饮食有度,珍惜光阴,并巧妙地嵌入了楼名。

还有一副非常有趣的回文茶联,意境非凡,令人回味无穷:“趣言能适意,茶品可清心。”倒读则为:“心清可品茶,意适能言趣。”